

海上心情

崔建明 著



海上心情

崔建明 著

花城出版社

海上心情

崔建明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广东番禺石楼)

850×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687-0

I·2294 定价: 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解读崔建明

——《海上心情》代序

□陈永昊

崔建明嘱我为他的第一本随笔集作序，我不怀疑他的真诚，却惊诧他既与许多文学名人颇有交情，缘何又偏找到我这名不见经传的人。他在天涯那头的电话里笑着说：我为什么要让人家以为我的作品是靠名人张大旗的呢？我只想让你老哥说几句话，哪怕骂一顿也行。

我认识崔建明是1975年5月的事。他还是一个高中生，我们在篮球场上相遇。这本随笔集里有许多追记他闯荡“江湖”的文字——到农村去“战天斗地”，到天涯去品尝艰辛，当农民工人时做文学梦，当编辑记者又杀入商界重围……现在想起来，他的那些破旧求新的生命冲动和挑战精神，在学生时期就已经孕育。一个学生球队队长，不安于校园，竟跑到社

序言

会上到处向大人们挑战。在球场上他野得很，横冲直撞，恶狠狠地上篮，恶狠狠地骂他的队员。一场赛完，不计胜负，便领着他的队员，呼啸一声，扬长而去。当时我猜想，这小子定是个不肯读书的顽皮主儿。

隔了几月，我在骑车上班的路上又碰见他，才知他已下乡当了“知青”，就住在路边生产大队的仓库里。我应邀走进他栖身的“窝”，空荡荡偌大库房，只靠泥墙搭着一张竹床，床头靠着一张小学生课桌，桌上吊下一盏灯，灯下叠着一摞书。我是见书眼开的人，客套几句就开始翻他的书。不翻则已，一翻惊人。在那个禁书的时代，不知他是从哪里寻来那么多外国名著的，现在记不得许多书名了，只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还记忆犹新，精装的蓝色硬封面，我就是从那时候才知道“斯坦尼”其人其事其著的。经过“文革”的大扫荡，一个中学刚刚毕业的小青年竟能找到这样的书而且孜孜不倦，我不得不肃然起敬了。

我约他星期天到家里来做客。

他如约而来。我们谈书，一谈谈到吃午饭，吃晚饭。晚饭后，他装上我借给他的几本外国名著，兴高采烈地走了。

我那些书存之不易。“文革”初，家住东北，父亲受到冲击，我担心红卫兵来抄家，就把书包起来塞进炕洞里（我睡的那铺炕是不烧火的）。全家南迁时，

父母看我爱书，卖掉许多东西也没卖掉一本书。我惜书如命，从不轻易借书给人，对他却破了例。

我庆幸自己直觉的正确，他隔几天就来还书，从没少掉一本。每次借还之际，就是两人交流心得之时，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模糊了年龄的差距，忘却了身处的穷境——他是穷知青，我是穷教师。从此，我们成为至交。

“文革”后，我来到湖州读书继而留校任教，他也“上调”进了湖州一家工厂。人生之缘又一次把我俩载在同条船上。他拼命地购书、读书，书架一个挨一个地做起来，屋子里转圈都是书。他又特别迷恋电影，不仅看电影，还看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还看评论，最后也写起评论来。等他电大毕业后，我已发现，他的关于文学艺术尤其是电影的看法已经远远胜过我这“科班”出身的人。

书成就了崔建明，有时也害得他疯疯癫癫。书引导了他也连累了他，即使在海南这样的地方，他也无法彻底剥去长衫、彻底抛弃廉耻。结果到后来，他对书、对文学、对电影从单纯的迷恋发展到爱恨交加，种种复杂的感情，被装进这本集子，像杯咖啡，在甜和苦的掺和中余味无穷。但即使他说那些极端的话时，择词的小心翼翼地透露了他心底抹不掉的对书、对文学对电影的痴恋。

除文学以外，崔建明还是一个对一切新的事物保持敏感的人。凡一样新的事物出现，他便想方设法去



序言

了解、去认知，开始是一律崇拜，后来人变得成熟了，便不再随意时髦。当电影、电脑、克隆、曾国藩、霍金、阿姐鼓、高尔夫球闯入他的笔端时，那些描述现代化与现代化打架、文明破坏文明的文字中，虽然有时伴随激烈和尖刻，但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时真理是藏身在偏激之中的。

齐鲁自古多壮士，顽强的遗传在崔建明这山东人后代的身上显露无余，他的文心被血性汉子的外表所掩盖。在他身上，不满足现状、敢作敢为、向外拓展的冲动总是那么强烈。当1988年前后，中国大地涌动海南潮时，虽然我也曾眼热心动过，但他却是果断行动者。他豪迈而带点悲壮地拒绝一切善意的劝阻，告别一向孝敬的父母，义无反顾投奔海南。在海南有许多路可选择，毋庸讳言，许多人是为淘金而去的，然而，他却独独钟情于新闻行当，进了一家报社，一干便是十年。在这人生宝贵的十年间，他从一名普通的“老记”干到了一社之长，个中艰辛谁知有多少？这种人生同事业的交缠与磨合，也生动地记录在这本集子中，有潇洒痛快，也有苦涩悲凉，还时时穿插些颜色难辨的幽默。特别是那种追求美好事物而又时时陷在不易得的矛盾之中的描述，简直令人惊心动魄：爱情美妙，但真爱难觅；财富生辉，但干净难得……人类许多共同的情感一旦与特殊的人及时空结合在一起，便会奏响一首首动人的乐章，有欢悦，也有悲声。

崔建明从外貌到言语，鲜明的特征是粗犷二字，但相处久了，又发现他感情的细腻有时可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对亲人、师友，特别是母亲，始终怀有一种热烈而深沉的情愫，挥之不去，逐之不退，无论在生活中遇见的，还是在文字中读到的，都令我感动不已。他回湖州探亲时曾动情地对我说：只要父母在，我们就年轻，等父母去了，我们想孝，也已经晚了。我想，在他身上，外在的刚强和内在的柔情是统一的，最可贵的是一颗善良的心。

关于集中的作品，我就不多加评说了。美词多，有挟私之嫌；鸡蛋里挑骨头，又有造作之疑。好在都是白纸黑字，读者自有明眼和公论，而我留下的，是对美好往事的回忆和对一位老友不尽的祝福。

魔幻红短裤

——《海上心情》代序

□孔 见

许多年以前，有人向我叙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海南岛中部有一座山，叫七指岭，它属于雄伟的五指山脉的一部分。七座峥嵘的山峰净是青灰色的石崖，寸草不长，它们犹如七只残伤的手指嶙峋地插入迷幻的云天，探索着宇宙的深奥。这种神奇的姿态吸引着向往高度爱好攀登的人们，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朝这座山走去。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七座峰中的六座先后被人踩下来了，但有一座峰却以它的险峻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睥睨着平原并嘲笑在平原上数着繁琐日子的人们。它的四壁都是近乎垂直的悬崖，陡峭如削，仿佛出自大刀阔斧。除了飞鸟，没有任何动物能企及它的项背，连黑冠长臂猿也只能在月朗之夜对着它奇峭的剪影发出绝望的嚎叫。那些来自平原的勇敢挑战者在爬不到三分之一的中途便突然失足，像被击

中的鸟一样反转着身子俯下深不可测的山谷，绝命前的惨叫声在百里之内久久回荡。于是，有人传说，这是一座神山，山顶上有一个洞府，洞府里有着金碧辉煌的宫殿，神就居住在其间，任何企图窥探神灵秘密的凡人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

无始无终的岁月中的一天，一个年老的猎人在喝了几斤番薯酒后向这座山峰走去，他早已厌倦平原的日子，杂草和灌木纠缠在一起，还有那些花花绿绿的蛇，无端地绊着你的脚。而且，他也无法忍受那座山峰的高度。不知是因为担心行动的失败让人笑话还是什么，他没有将自己的行动告诉任何人，连自己可怜的老婆和孩子们也不能例外。他像一只野兽那样默默地朝那座山峰走去。攀援的欲望是突如其来的，他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便拖着一根拐棍上路了。

和所有的攀登者不同，这个猎人并不急取高度，他沿着岩石的罅隙耐心地攀援。薯酒的劲来得很慢，也来得很足。在许许多多的罅隙中，他选择了一条并不宽大但却很深的裂隙，他把它当成绳索。这条绳索像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这座山峰的腰背，几经迂回宛转，跌宕起伏，最后把他带上了山颠。他终于把这座峰踩在脚下，并且在上面放了个响屁。他没有找到那个传说中的洞天，神的秘室，但是他看到了山顶的真实，顶峰上清凉的风气令他陶醉。

然而，和所有成功的登山者一样，他必须从顶峰上下来。当他往身后伸出一只脚时，才意识到他应当



序言

在顶上留下什么，向山脚下的人证明自己的成功。如果不留下一件山脚下的人能看得见的东西，谁都不会相信你曾到达这里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带来，除了腰腿间缠着的一条遮羞的红短裤和一根伴他攀援的维系生命安危的拐棍，他一无所有。

在光荣和羞耻之间，他没有像我这样作太多的犹豫。他扯下红短裤，缀在拐棍上，然后插进了山顶的石缝。那红色的短裤便像一面旗帜飘扬起来，发出啦啦的响声。他在啦啦的声响中爬下山来，走进村子，忘情地向平原上的人们宣布：我登上那座峰了！两腿之间的那个小玩艺儿晃荡晃荡的像个孩子一样。

那条红色的短裤在山顶上飘扬了许多时候，有一天突然消失了。

一九八八年夏天几乎是海南岛最火热的夏天。在海南农垦第三招待所六层楼上，我经常看见一条红色的短裤在昏暗的楼道里晃动，像火苗一样。海南人夏天是不习惯穿红颜色的，我也不习惯。这条并不崭新的短裤套在一个不高的个子上从而获得生命，从而飘动起来，从裤筒里伸出的两条茁壮的腿显然十分激动和匆忙，它们迅速地交替，传递着矫健的步伐，忽地飘进一扇门，忽地又闪进另一扇门，像是早期电影中的快镜头，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有看清楚这两条腿支起的那张脸。但是这条红短裤让我联想到七指山，那条著名的红短裤似乎有了下落。

有一天，那条红短裤闪进了我那几乎永远敞开的

门，我总算认识了这张很中国的脸。他从短裤的裤兜里抽出一篇稿子，题目是：三千佳丽云集港澳大酒店。署名：崔建明。稿子上的文字一笔一画都像刀刻出来的。此后，这条红短裤便像魔术师手中的方布一样不断将各种各样的稿子抖到我桌面上来，有随笔、评论、小说，也有报告文学、公司专访、老板特写。在海南岛，他几乎什么都写，什么都干。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不管什么场面总能听到他响亮的叫声。我曾提醒：“你的笑声超出豪放的范围，显然有些放荡。”他反而笑得更放荡了。在南方，极少见人这么笑的。他喜欢把玩笑开得很大，开得连见过世面的女士们都受不了，开得连我也不好意思。有时他把许多严肃的事情变成玩笑来处理，似乎什么都不在乎，除了他在乎的事情。

和许多从大陆投奔海南岛的人一样，建明在秀英码头上岸时，红短裤的裤兜里是相当羞涩的。他不像那些携带巨款和批文的人，可以在岛上招兵买马，立一面旗帜，成为一个山头的寨主，成为别人攀援的高峰。但他人一点也不羞涩。他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为了防盗，他用铁棒将车身上的原漆敲掉，然后喷上红色的油漆，使它看起来像一辆拣来的车子。最初的几年，他就骑着这辆车飞快地穿行于海口市的大街小港，车上挂着一个巨大的公文包，里头装着各种项目说明书、合同协议和公司名录，去敲响一个个公司单位的大门，进门就说：“我有事要找你们的总经

序言

理。”他不是一个坐在暗室里耐心地等候命运敲门的人。他是一个顽强的敲门者，直到他成为一扇被敲打的门。他不是一个把事情想得很周到很缜密的幕后操纵者，但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行动者。他有的是热情、毅力和决心，能调动人的情绪。他行动迅速，办事从不拖沓。他后来骑着的那辆日产大黑鲨经常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穿梭于海口市闹市区，仿佛在传递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使他深深地陷入了海南岛的生活。可以说，十年间发生在海南岛上的一切，都发生在他身上。十年间，我们可爱的海南岛在太平洋并不太平的波涛的冲击下升降跌宕，改变着生活在岛上的人们的命运，发生了许许多多杜撰不出来的浪漫故事，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建明本人的遭遇，并写入了他的传记。和许多人一样，建明后来套上了花花公子、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牌号的服装，并且身体开始膨胀，只是那条红短裤再次下落不明。

白日结束，夜晚来临，每至夜深人静时，建明显然十分清醒，他经常伏案写作到二三点钟。在海南岛十年间，他一直保持藏书、读书和写书的爱好。堆满四壁的那些印刷精良的厚厚的人类之书，并非装修房间的砖头。他的这种情趣使他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着旁观和自省的态度，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一清二楚。就在这种状态中，他写下了一篇又一篇随笔。和他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他的话语夸张、诙谐、放

逸，少见委婉、含蓄和克制。透过这种夸张、诙谐、放逸，能够看到他生活的真实，他的沉痛、他的遗憾。这本集子里的许多文章是写他本人的感情生活的，其中表达出的坦率的无奈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作为一名编辑和他的朋友，我尊重他本人的建议，不对他的作品横加议论，一切都留给他的读者。

这篇不成样子的序文就要结束了，但我仍然惦记着七指岭上那条红短裤，惦记着那个老人如何把一块遮羞布当成了旗帜。我常常被这个决策感动，佛洛伊德所有的教诲都不过如此。我听说，在美利坚等许多文明的地方，人们喜欢拿旗帜来做裤衩。

平原的日子十分漫长，它的高度没有人能够意识。

目 录

解读崔建明 (陈永昊 序)	1
魔幻红短裤 (孔见 序)	6
第1辑 随想	
○哭着来唱着走笑着去	3
○我们留不住女人的心	6
○男女情未了	10
○男人的花心	13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	16
○向往孤岛的日子	19
○今夜我需要你	22
○杀入爱情聚集的地方	25
○杀出爱情的重围	28
○骗子的美丽	31
○你是不是在这样的夜晚把孤独留给我	34
○话说江湖	37
○再说江湖	41

○高尔夫球谋杀海南岛	44
○关于电视机的批判	47
○读霍金听阿姐鼓玩视窗九五	50
○电影是个什么东西	54
○与张楚一起寂寞	58
○天涯二题	62
○不要再提曾国藩	67
○拒绝克隆	70
○海南往事	73

第2辑 书话

○说书	79
○书说	83
○买书初记	87
○买书续记	92
○如果我是一本书	96
○解读袁枚	99
○重读《尤利西斯》	104
○夜读《容斋随笔》	108
○我看《金瓶梅》	112

第3辑 生活

○茶	119
○烟	123
○酒	126
○扇	129

○龙	133
○死	137
○饺子	140
○风筝	143
○过年	146
○赏荷	149
○珍馐二盘	152

第4辑 旧事

○搬家记	159
○家住湖州	164
○根在莱阳	169
○红方块太阳裙	173
○回忆电影	176
○风中凝眸	180
○观天象	185
○我的前半生	188
○家门口有军队	194
○山东人与浙江人	197
○打边炉	200

第5辑 人物

○妈妈，您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	205
○孩子，你的世纪	209
○儿子，我想对你说	213